

文史资料选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四十二辑

好花时节不闲身

——忆丰子恺先生 刘叶秋

怀念倪斐君 张启凡

“北京通”金受申 傅耕野

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始末 吴竹亭

有人缘才有饭缘 新凤霞

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 赵书

嵩云草堂撫轶 黄心一

北 京 出 版 社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四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北 京 出 版 社

(京) 新登字 200 号

文 史 资 料 选 编
WENSHI ZILIAO XUANBIAN

第四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•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 京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

•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177 000 字

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530

ISBN 7-200-01475-3/K·149

定价: 3.90 元

从惠园到南沙沟

——记与俞平伯先生的文字因缘……………刘叶秋（1）

好花时节不闲身

——忆丰子恺先生……………刘叶秋（10）

怀念倪斐君……………张启凡（16）

怀倪斐君……………冯亦代（38）

“北京通”金受申……………傅耕野（47）

服膺孔孟 一生爱国

——忆文物收藏鉴赏家张效彬教授……………徐士瑚（54）

记北平星海合唱团

——怀念汪骏同志……………史 会（70）

日降前后军统在北平的活动……………辛俊才（75）

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始末

——访侯化均、张承福先生……………吴竹亭（131）

有人缘才有饭缘……………新风霞（140）

长安大戏院探往……………侯希三（154）

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……………赵 书（194）

辛亥革命后北京满族人丁的变迁王佐贤 (226)

北京东交民巷杂记靳 麟 (229)

国民党政府收回北平使馆界.....万永光 (237)

嵩云草堂抚轶.....黄心一 (247)

城南忆旧台湾 常锡桢 (256)

从惠园到南沙沟

——记与俞平伯先生的文字因缘

刘叶秋

1936年，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，系主任是歙县吴检斋（承仕）先生。次年七七事变，吴先生离校赴天津。我亦因病休学，直到1942年才复学回校。这时系主任先为盐城孙蜀丞（人和）先生，后来因国学系改称文学系，即由俞平伯先生作主任。我从俞先生受业，就自1942年开始，至今已整整43年了。

中国大学设在北京西单牌楼北之二龙坑的清代郑王府旧址，其西边大操场北面，有座小型的园林，叫作“惠园”，楼阁亭台，经营不俗。回廊曲榭，掩映于古木奇石之间，颇饶幽趣。清钱泳曾盛称之（见《履园丛话》卷二十）。多年来，俞先生和我文字往还，常以“惠园”或“西城朱邸”为中国大学的代称，回忆旧游，对此是有着深厚感情的。

当时我听俞先生的课，是《论语》和《清真词》两门。由于我早仰文名，倾慕已久，看到先生挟着一大摞书走上讲台，非常高兴，每堂都认真听讲，详写笔记，并常在课后向先生请释疑难。《论语》我虽早已背熟，《清真词》也读过不少，而俱领会不深，经先生讲解，始渐有悟处。一次课后微雪，我陪俞先生走出校门，

谈了一路，以宣纸小幅乞书近诗。没过几天，先生就写了一首七律给我，我立即找人装裱，挂在我的小屋里，银钩秀句，真使素壁生辉。我和先生的文字因缘，可以说是从此开始的。

二

1945年抗日胜利，我从中大毕业，去天津任某报副刊主编，常请俞先生撰写谈论诗词的稿件，以充篇幅。公余返京，也总要到老君堂俞先生家，问候起居。解放后往还益多，书札不断。迨十年难作，各历坎坷，始长期不相闻问。到1973年春，才知俞先生被下放到河南息县，师母同行。不久又获返京之讯，探悉永安南里的新址，急忙往晤。劫后重逢，翻疑梦寐，真是欢然亦复黯然。但在各自简述一番别况之后，话题很快就转向艺文，仍如曩日。先生出示吴清卿（大澄）为其曾祖曲园（俞樾）公所作“俞楼图”横幅，萧疏淡远，宛然西湖景物，显示了文人画的高致，共赏久之。不久，我又来以先大母山水画卷乞题，先生谓画笔秀润，景物雅似山阴，为题两绝句云：

什袭香芸尺素妍，尘飞都不到堂前。

精研六法辉彤管，雄诵孙曾奕世贤。

山阴道上我曾游，风景依稀画里收。

王谢高标人代远，乡邦文献重琳瑯。

一九七三 癸丑春暮，叶秋仁仲出示尊大母李太夫人清光绪戊申山水卷子遗翰，属为题句，即写奉吟正。
俞平伯谨识。

诗句清新，书法端正，足征先生文情意绪，不减当年。先生籍德清，先大母籍绍兴，皆属浙江，故曰“乡邦文献”、“雏诵孙曾”云云，奖借勸勉，又见师生之谊，语无浮泛，所以足珍。题卷后，我又以小幅乞先生书此两诗，悬之堂中，并赋“高阳台”一阙为谢，词云：

柳黛舒晴，莺簧啭晓，宣南绣陌依然。旧日贞柯，海桑几度曾观。趋庭侍砚馀尘梦，早鬓丝悄换韶年。剩芸奩，一帧丹青，翠墨犹鲜。谁题秀句银钩字，认山阴道上，飞燕堂前。价重琳琅，乡邦文献相关。他年待入珊瑚网，付云仍世宇长传。永铭心，奕叶文宗，白发词仙。

一次在闲谈时，我提到从前所藏先生诗翰，皆已损失，甚感怅惘，先生即以五言六首录我扇头：

茅檐绝低小，一载住农家。

倒影西塘水，贪看日易斜。

东岳庙恢扩，闻当街北头。

他年销劫火，空以集名留。

窗小光难透，门低久立童。

高粱麻杆熬，炉焰起熊熊。

小灯易明天，娇怯怕风侵。

欲破周遭暗，荧荧藉尔深。

明日当逢集，回塘撒网罾。

北头供蔬果，南首卖鱼虾。

樱子黄先赤，红桃间绿桃。

塘春嬉扁嘴^①，延颈白鹅高。

一九七〇庚戌岁居河南息县东岳集农家，归京后追忆往迹，得五言数首，写应叶秋仁仲属，平伯。

这六首诗，情意交融，以朴素的语言，反映了生活的真实。虽所写农村风物，也显示出淡淡的苦闷，心境还是恬静的。

三

从1973年到1977年上半年这五年当中，我到永安南里看俞先生的时候最多。旬余不晤，即通函札。1973年秋，我抄录了30余年前作西湖杂咏十绝句，寄请斧正。先生复书，谓以楼外楼两咏和龙井啜茗一首为最佳。（我的《龙井啜茗》一首，原句是：“野店山家俱卖茶，嫩芽旋摘带烟霞。提壶翁媪无余事，坐对疏篱一片花。”）过了几天，又抄旧作见寄：

叶秋见示戊子游杭龙井啜茗诗，有“坐对疏篱一片花”之句，偶忆旧作长短句中亦有相似者，写似吟粲。

西湖忆，二忆在山家，泉水新沾柴火气，毳尘初泛味还差，开盏看春芽。明前细，可比雨前佳，龙井狮峰名色好，不如来啜本山茶，几碗夕阳斜。

时癸丑秋节 平伯

① 塘春嬉扁嘴：居人谓鸭也。——作者注

这样，虽非唱和，而有示范作用，足资启发，正如先生来书所说：“商量评泊，殆不殊昔年西城朱邸共学时，亦足乐也。”这一年，俞先生整理了其曾祖曲园公所摹《会稽颂》残篆两种，自为跋语，因为我根据《履园丛话》的记载函告俞先生，申屠駟本刻石在绍兴府学；并云少时曾见清邓石如的《会稽颂》写本。先生复书谓：“钞示钱梅谿文，弥感起予之益，岂仅少许之助哉！于是修订跋语，补充了上述的内容，还叫我在跋后更写题记。七四年甲寅元月，我作题记如下：

平翁老师以家藏曲园公摹秦会稽颂残篆大小字两本，与《史记》会稽刻石之辞对照，参酌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之说，撰跋语二篇，又校以申屠駟本为附录一卷。考证详明，论断有据，不惟两本之渊源异同，瞭如指掌，且足正史文之讹，补注释之阙。复勾勒原篆，别为一册；摹拟曲园公书迹，录序册首；并皆笔势精妙，神采焕然，俾与跋语合观，更便研讨，惠及后学，功留文献，岂仅珍重先人手泽而已哉！……

俞先生以为我这段题记，说得简明而具体，表示很满意，并为我的摹篆之本，写了几句话：“叶秋重摹精审，跋语另册，兼留副墨，以广其传，感其惓惓之意甚盛！岂惟文字因缘，令人长忆30年前惠园共学时也。”同年冬天，我以30年来篆刻的印拓，编为《霜桧楼印存》一、二集，先后乞俞先生题跋，先生也欣然命笔：

叶秋同学贤仲，早岁即耽治印，曾为刻一名章，见本编下册。后又承惠新镌数石，弥见道美，殆如良辅所谓矩度既正，巧由熟生者，此虽论歌曲，或亦通于其他

技艺欤？顷以《霜桧楼印存》属题，自云视力稍减，而其技与年俱进。他日挥洒铁笔，当更自在也。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俞平伯识于京寓，时年七十有六。

观自题云三五日刻一石，锲而不舍之诚与得心应手之乐，并见于斯编，则余前跋所云巧由熟生技与年进者，洵不虚也。又得欣瞻元澄夫人新镌十石，倡随切磋，俚采相彰，尤为嘉话云。时丙辰三月，腕疾稍愈。为叶秋仁仲题《霜桧楼印存二集》。俞平伯

“矩度既正，巧由熟生”，虽系论歌，其意可通他艺，俞先生精于度曲，故引用此语以言篆刻之甘苦。印存二集，附内子汪元澄所刻十印，先生谓“倡随切磋，俚采相彰”，读之亦颇感亲切，嗣后偶来待坐，复承以旧印谱一册相赠且题卷首云：“先四叔父（讳箴玺）所治印谱，偶随题识，其年最早者为一八九一年（光绪十七年辛卯），距今甲寅八十余年矣。犹存故篋。会叶秋贤仲时顾小楼，喜其研攻琢刻，与年俱进，即以赠之，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也。平伯”。我和俞先生能够同寓京华，常常聚首，商量文字，赏鉴金石，在寂寞中互相慰藉，确实是很难得的！

四

1977年8月，俞先生自永安南里移居阜外三里河南沙沟，录示新诗三绝。其一云：“归来最喜平为福（三字见《庄子》），况值神州大治年。玉宇秋高云尽敛，清光还复胜从前。”显示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及拨乱反正后的愉快心情。这一年农历丁巳，为俞先生

与俞师母许宝驯夫人结缡花甲重周之年，俞先生作了《重圆花烛歌》，并自为短序，手写见示：“前丁巳秋，妻许来归。于时两家椿萱并茂，雁行齐整。余未弱岁，君亦韶年。阅历海桑，皆成皓首。光阴易过，周甲再臻，姑拟唱词，只堪一笑耳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偶书奉叶秋仁仲惠存览。”这首歌，神韵自然，颇似六朝乐府，俞先生亦自惬意。惜寒斋书册零乱，一时未能检出原稿，不得公诸同好为歉！

俞先生与师母白首齐眉，雍容唱和，伉俪之情甚笃，作歌之后，还嘱我刻了“丁巳重圆花烛”一块长方朱文印，钐于诗翰。1983年，师母病逝，俞先生悲痛可想。但仍然不废观书，关心先人著述。因见拙著《历代笔记概述》提到曲园公的《荟蕞编》，赐函谓此书罕见，近日整理丛残，发现有公之是编原稿，欲知外间流传着的版本卷数，以资比较。我即复函，详述印本情况，俞先生知印本与原稿卷数，起论和自序年月等皆符，非常高兴，复惠示云：“百载之遥，既乏题记，对之茫然，幸于大著中得其踪迹，始省全书故在人间，并无缺佚，为之一快！足下征文考献之功，不可没也。”俞先生的奖许，愧不敢当；可是于此足证自离惠园以来的40余年，我们师生之间感情融洽，论文讲学之乐，一直未断，这是极其可贵的！

俞先生诗词并美，散文潇洒，楷法精妙，皆足名家。讲析诗词，尤多胜鲜。我所存抄示之稿，未经发表者不在少数。1979年曾有：《说诗不宜过细》一篇，所论更为切中时弊：

顷有客来谈诗，去后偶记所感。

陶公云“不求甚解”。何谓“甚解”。亦颇难定。此不知是一例否。

如白居易诗“红泥小火炉”即可有两解：一、小火炉。二、小的火炉。原作只五字便足。小小的火焰，炉自不会大的，是两义并通，殆不须拘泥。

如温飞卿词“梳洗罢”云云，近人有评为“痴绝”而释为午后梳妆者，此恐非作者之痴，而是解释者之痴也。正如古西洲曲云：“楼高望不见，尽日阑干头”，极言其凝望之久，岂必一天到晚凭着阑干么。梳洗一般都在早晨，说为午妆或在午后固无不可，却未免强生枝节求深反感矣。

又如李易安词：“乍暖还寒时候”有辨其为节气之变还是一天寒暖不同者，愚谓盖皆是也。一日之中忽冷忽热，正由于交节换气耳，似不须详辨。

前编《唐宋词选》于上引两词句皆无解释，以其本无问题，然于其他处，求深过细，或仍不免钻牛角尖，盖著述之难也。

一九七九、五、二十二。

诗人讽咏，或各有寄托，意在言外，或一时遣兴，随口占成，未必字字皆具深致。说诗贵在随宜释义，就事论文，于一词一语，不能过分拘执。求深反晦，求细致纷，俱胶柱鼓瑟之类也。兹篇所论，真乃通人之见。先生选编之《唐宋词选释》，解释提纲挈领，以简驭繁，殊合注体，而犹自云“或仍不免钻牛角尖”，极见老学者的谦虚。由此我想到俞先生自50年代中至“十年动乱”期间，屡遭拂逆而处之泊如，不改常度，毫无怨尤，更显示出了豁达的胸襟和深厚的修养。现在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1月27日召开座谈会。为俞先生祝寿，藉以一扫浮辞，澄清谬

论，实为盛事！在俞先生 88 岁的揽揆之辰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，白头师弟，得以聚集一堂，共话今昔，至堪欣慰！因应文学所之请，撰叙旧之文，聊当一觞之献，恭祝遐龄，且以见师生文章气谊之雅云。

1985 年 12 月书

好花时节不闲身

——忆丰子恺先生

刘叶秋

丰子恺先生逝世已经5年多了，前两年我曾和先生的哲嗣丰华瞻谈到先生的漫画和散文久未印行，应该选编出版。后来几经筹划，两种选集俱由华瞻编好付印，而文集先来。展读之余，不禁忆及与子恺先生30余载的交往，怀旧情殷，因而想说几句话。

子恺先生做事认真，讲信用，重友谊，和郑板桥一样，是一个有真才、真情和真趣的人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从重庆回江南，常住杭州。那时我正在北方主编一家日报的副刊，约他作画撰文，商定每月供漫画稿15张，间日一登。他总在每月15号左右自杭州把画稿寄来，一次都没误过。文章不拘多少，兴到即写。这本选集内的《口中剿匪记》一篇，以拔掉口中的坏牙，比喻诛除贪官污吏，就是他应我之约而撰，经我发排的。今天重读，倍觉亲切。1947年3月，他于寄画稿时附函谓西湖春光明媚，邀我来游。我以编务繁忙，又在大学兼课，不克分身，就复函致谢道歉。不久，先生画了一张尺余的小条幅给我，画中人面窗而坐，只见其背，手中香烟，袅袅上升，把笔沉吟，似乎构思正苦，窗外则柳丝披拂，草长莺飞，杂花生树，正是江南的风物怡人之际。画上题着“好花时节不闲身”（这是古人的成句，不记谁作）一句诗，还于信内注云：“编者作者，当有同感。”这张画我

很喜欢，一直挂在墙上，后来经乱失去，不免惆怅。1973年春，先生听说失画，马上重作了一幅，以“赔偿”我的损失，意境依然，如逢故物，为之欣喜不已。我的两个儿子见了，也心生羡慕，强我写信，代求墨妙。信寄不过两周，画幅已来。一张画儿童仰首看放风筝，题“东风浩荡，扶摇直上”；一张画儿童持喷壶浇树，题“努力惜春华”；笔墨精妙，意在勤勉，还分别写了上款。两儿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，什袭珍藏，遇人即说。多年来，我不断向他乞书索画，他是有求必应，一直不吝挥洒，艺术的珍品，友情的结晶，其值得重视，是超过一般文物的。1973年10月，他自沪来函，托我从北京买巧克力糖，寄往石家庄，给他的幼孙小羽，还于牍尾大书：“好花时节不闲身，我今使君添忙，甚为抱歉！”“好花时节不闲身”，已被他当作我们两人之间的“典故”来用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子恺先生终身致力于文艺，挥毫染翰，未尝暂停，这“好花时节不闲身”，实际于他更为合适，所以我就用这七个字作了本文的标题。

子恺先生的漫画和散文蜚声文苑，中外皆知，他懂建筑，通乐理，译笔亦妙，余事尚多，而画自成家，文尤卓绝。他的散文，信手写来，不假雕琢，如行云流水，纯任自然，让人看了，觉得非常舒服。平淡有味，多含哲理，确为其不可及处。1947年我把所编副刊上发表过的他的漫画，编成上下两册，准备出版，本想让他自己再选一选。可是他在自序中说画既都已见报，无须再加审阅，我也不再挑选，就由刘先生汇在一起印行吧！序文写得极其简练，结尾的两句话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：“弘一法师诗云：‘聒人也唱胡笳曲，美恶高低自不闻’，这就算序”。戛然而止，余韵不绝，要表达的意思，已全包括在内，特别显着峭劲。

子恺先生写文章，能以诗人的敏感、画家的匠心来观察事物，选择题材；以佛家的慧眼、医家的解剖来透视现实，分析万象。由浅入深，小中见大，引申扩展，触类旁通；以求于一粒微尘中显现大千世界，是他的写作目的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常常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味，推己及物的仁心。即使意念朦胧，衷怀苦闷，他也展示真情，不加掩饰，还时而就事抒怀，批判自己。如选集内《东京某晚的事》记日本东京的一个老太婆，在大家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上街散步的时候，她请求别人帮她搬一件重东西，遭到某君的拒绝。但某君看她一人吃苦，又觉得过意不去，所以赶快躲开。作者认为这老太婆的请求，只能用于家庭或学校里。“误把陌路当作家庭”，是她的“悖事、唐突”，却希望“有这样的一个世界：天下如一家，人们如家族，互相亲爱，互相帮助，共乐其生活”。这不正是“世界大同”的缩影吗？一篇《敬礼》记于译稿时臂下压伤一个蚂蚁，看它企图爬走，而一步一蹶，终于倒下，全身乱抖，仿佛在绝望中挣扎，感到很对不住它。可是不能把它送医救治，也不忍用指头把它捻死，以解除它的痛苦。因此，“只当不见，只当没有这回事”，而继续作自己的翻译。不料后来发现另一个蚂蚁来救助伤者，不惜劳力，不辞艰苦，不怕冒险，拼命地扶持伤者回家疗养。作者对“这样渺小的动物，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，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，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”，大吃一惊；同时想起刚才看不起他，想捻死他，不理睬他（作者在这里故意把“它”改为“他”，以表示把蚂蚁当作人来看待），非常抱歉，非常惭愧。最后这样写道：

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，我现在也是如此。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个蚂蚁大起来，